

季羨林的治学之道

郁龙余

季羨林先生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骄傲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,他亲历了二战及文革,白白耗去了许多时日。然而,他焚膏继晷,完成了惊人的研究工作量。先让我们看一看《季羨林文集》(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8年)的情况:

- 第一卷:散文(一);
- 第二卷:散文(二);
- 第三卷:印度古代语言;
- 第四卷:中印文化关系;
- 第五卷:印度历史与文化;
- 第六卷: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;
- 第七卷:佛教;
- 第八卷: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;
- 第九卷:糖史(一);
- 第十卷:糖史(二);
- 第十一卷:吐火罗文《弥勒会见记》译释;
- 第十二卷:吐火罗文研究;
- 第十三卷:序跋杂文及其他(一);
- 第十四卷:序跋杂文及其他(二);
- 第十五卷: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(一);
- 第十六卷: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(二);
- 第十七卷:罗摩衍那(一);
- 第十八卷:罗摩衍那(二);
- 第十九卷:罗摩衍那(三);
- 第二十卷:罗摩衍那(四);
- 第二十一卷:罗摩衍那(五);
- 第二十二卷:罗摩衍那(六上);
- 第二十三卷:罗摩衍那(六下);
- 第二十四卷:罗摩衍那(七)

一看目录就知道,除散文、序跋、杂文之外,先生的学术研究极富挑战性,不少内容(如吐火罗文)是少有人敢问津的世界难题,24卷1000万字,谈何容易。然而,这只是1994年前的成

果,近年的成果,还有待出版续集。先生的学术成就是辉煌的,而他的治学之道同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,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先生的学术生涯漫长而丰富多彩,但他的治学之道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惜时如金

先生是个朴拙的老实人,为人做学问都一样。他所以能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者,靠的不是聪明,而是锲而不舍、孜孜不倦的精神。惜时如金,以勤补拙,是他的成功秘诀。故而他又是高明的。郭应德先生说:“在我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,他经常中午不回家休息。在办公室随便吃点东西,或同青年同志一起,去学校食堂吃饭,然后回到办公室翻译、查材料或写东西。先生分秒必争,常利用会议间隙写作。他善于闹中求静,即使环境杂乱,也能专心致志属文。他宵寝晨兴,夜里三四点钟即起,夜阑人静,辛勤笔耕,数十年如一日。先生的宏篇巨著,就是这样孜孜不息完成的。”[1](P36)

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如此。不过先生是更为甚者,珍惜时间到了对自己几近苛刻的程度。古人惜时有“三上”之说,先生则利用一切时间的“边角废料”,会上,飞机上,火车上,汽车上,甚至自行车上,特别在步行时,脑海中思考不停。他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,不敢放松一分一秒,不然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,好像犯了什么罪,好像在慢性自杀。除了有争分夺秒的惜时之心,还得有巧用时间的妙法。先生在几十年间养成了一段时间内从事几种研究的习惯,不喜欢单打一。这种歇活不歇人的办法,先生屡试不爽,在《罗摩衍那》的翻译中,使他获益良多。他说:“除了这件事之外,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,特别是在后期,更是这样,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。这一些繁杂的工作,实际上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。干一件工作疲倦了,就换一件,这就等于休息。打一个比方说,换一件工作,就好像把脑筋这把刀重磨一次,一磨就锋利。再换回来,等于又磨了一次,仍然是一磨就锋利。《罗摩衍那》就是我用这种翻来覆去磨过的刀子翻译完毕的。”[2](P255-256)

是时代造就了先生特殊的勤勉不怠、惜时如金的性格。他说: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,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,而且是决非可有可无的。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,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。”[3](P233)读了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话,我们对先生近乎怪僻的治学之道,就不难理解了。

惜时如金,坚持一辈子不动摇。天道酬勤,他的印度文学研究,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,获得跨越时代的成就,皆得益于此。

预流弄潮

治学要开创新天地,决不能因循守旧,人云亦云;而必须勇立潮头,不主故常,咸与维新。先生对此有深刻体认,而且身体力行。他强调学术研究要跟上时代的新潮流。他说:“近百年来,在中国学术史上,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,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。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,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,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。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,墨守成规,因循守旧,结果是建树甚微。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,探讨新问题,结果是创获甚多。”[4](P8)他非常赞同陈寅恪关于学术研究的“预流”的精辟之见。他说:不预流,就会落伍,就会僵化,就会停滞,就会倒退。能预流,就能前进,就能生动活泼,就能逸兴遄飞。并认为王国维、陈寅恪等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是得了“预流果”的。我认为,先生本人也是得了预流果的,是中国当代学术的弄潮人。

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弄潮精神,除了受到他的中国老师陈寅恪等的影响外,还得益于他的德

国老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。他是一位权威学者。第四学期念完,他就给了先生一个博士论文题目《〈大事〉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》。为了做好博士论文,先生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,写了一篇长长的绪论。送给教授,约一周后退回,整篇文章用一个括号括了起来,被“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”消灭掉了。教授说:“你的文章费劲很大,引书不少。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,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。看上去面面俱到,实际上毫无价值。你重复别人的话,又不完整准确。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,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,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。因此,我建议,把绪论统统删掉。”[5](P349-350)

这件事对先生的打击很大,但受用终身。“没有创见,不要写文章”,成了他的戒律和衣钵,并传给他的学生。

先生对印度文学的研究,见解独到,充满新意。我们以先生对《罗摩衍那》的研究为例,来看他如何革故鼎新的。先生在专著《〈罗摩衍那〉初探》和论文《〈罗摩衍那〉在中国》、《罗摩衍那》中,对这部大史诗作出了自己的解释,新意迭出。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,尤见心裁和功底。

他首先将世界上著名的《罗摩衍那》专家的各种见解一一列出,然后指出:以上这些学说或看法,很不相同,也很有趣味,但都没有搔着痒处,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[6](P255-266)真是一石投林惊百鸟。接着,先生从种姓关系、婆罗门和刹帝利之争、正义和非正义之辨、民族矛盾问题切入,对大史诗的思想内容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,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一系列新论点,铿锵作响,掷地有声。

追求卓越和不同凡响,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风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。这种风格和精神在他对印度文学的研究中,随处可见。例如,他对《梨俱吠陀》中被西方学者称为“东方神秘主义”的若干哲学诗的新解,特别是对《无有歌》的洞见,真有振聋发聩之感。

《吐火罗文〈弥勒会见记〉译释》一书,更是先生宝刀不老、勇攀高峰精神的见证。

先生对印度文学研究如此,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如此。预流创新,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灵魂、生命和价值所在。他呼吁我们:“放眼世界,胸怀全球;前进,前进,再前进;创新,创新,再创新。”[4](P27)

用弘取精

先生推崇胡适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的观点,认为它是不刊之论。先生认为“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,敢于突破,敢于标新立异,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,提出以前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”。“没有大胆的假设,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,能有什么进步呢?”[7](P7)在这里,大胆假设和预流是相通的,不过大胆假设之后要小心求证。“预流之后,还有一个掌握材料,运用材料的问题。”在掌握材料上,先生提倡“竭泽而渔”。因为“掌握材料,越多越好”。饶宗颐先生是这样评价的:“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,从来不矜奇、不炫博,脚踏实地,做起学问来,一定要‘竭泽而渔’,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。”[8](P1)这四个字作为度人的金针,亦是再好没有的。但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,必须具备许多条件:“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,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,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、各种参考资料。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,而季老皆具备之;故能无一物不知,复一丝不苟,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。”[8](P2)

先生对材料的求全责备,跟他重考据的学术爱好有关。清代桐城派姚鼐认为,天下学问之事,有义理、文章、考证三者之分,异趋而同为不可废。先生认为,考证是他最喜欢的东西,他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,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。

考证的基础是材料。对材料的竭泽而渔,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首要追求。但是,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。有了材料,还要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,抽绎出可靠的结论,使结论尽量接近真理,就是“小心求证”。如果说,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,以至达到竭泽而渔的境地,是“用弘”的话;那么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,抽绎出可靠的接近真理的结论,就是“取精”。先生认为,“小心求证”要根据资料、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。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,使之更加完善。有的要反复修正十次、百次、几百次,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。经不住客观材料考验的假设,就必须扬弃,重新再立假设,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。这就是小心求证。

综观先生的学术成就,无论是印度文学研究,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,走的都是取弘用精的路子。首先是大胆假设,收视反听,耽思旁讯,精鹜八极,心游万仞,所谓发挥幻想力、胡想力;一旦确立假设,就广搜博罗,对材料竭泽而渔;接着就是对材料爬梳剔抉,披沙拣金,去芜存菁,用可靠的材料去修正假设;最后将经过修正的假设和挑选过的材料进行博综精思,灵构妙筑,写出学术论著。以《罗摩衍那》研究为例,他写了一本专著两篇论文。在《〈罗摩衍那〉在中国》一文中,介绍和研究《罗摩衍那》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,搜集了梵文、巴利文、汉文、傣文、藏文、蒙文、古和阗和吐火罗文 A(焉耆文)八种语言的材料,给人搜罗备至、叹为观止的感觉。同时,他的抽绎归纳做得好,许多高妙的绝论令人叹服。

先生是当今学界泰斗,一代宗师,其学之富,非五车可喻。张中行先生说:“他会的太多,而且既精且深,我等于站在墙外,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。”^{[1](P3)}以上所述,只是我对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孔之见,既不深,更不全。然而古人说“见象之牙,知其大于牛也”,请读者“以所见占未发”吧。

先生在《汤用彤全集》序中说,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像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汤用彤这样的“不可逾越”的高峰。^{[9](P142-143)}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,先生本人用毕生的精力,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,永远令人叹之,仰之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臧克家.人格的魅力[M].延边:延边大学出版社,1996.
- [2] 季羡林自传[M].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6.
- [3] 季羡林.人生絮语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6.
- [4] 季羡林.饶宗颐史学论著选·序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.
- [5] 季羡林.赋得永久的悔[M].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1996.
- [5] 季羡林.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.
- [7] 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·自序[M].北京: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,1991.
- [8] 饶宗颐.季羡林传·序[M].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9] 季羡林.汤用彤全集·序[J].北京大学学报,2000,(6).

(责任编辑 何方)